

# 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的方式

——以《故园的呼唤》为例 □江秀廷

## 故园的呼唤

仇若涵著



为严重的后果：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，村落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，年龄两极化、教育空心化特别是文化衰落等问题也会随之而来，并形成恶性循环。作者以严肃警觉的态度、客观真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表现了扶贫工作的必要性、紧迫性、艰巨性。

《故园的呼唤》以高度的人文关怀、包容的情感态度塑造了扶贫干部周飞扬、支教教师初夏等人物群像。小说人物的成长过程真实、踏实。作者将人物放置于当下的现实环境里，充分考虑人物的成长背景，在典型环境里刻画典型人物。例如，周飞扬通过“学习强国”软件答题，每天通过微信打卡、汇报扶贫工作，使用“奥利给”等网络语言聊天，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叙事元素增强了小说的“代入感”；而白云村村民在说话时使用的湖北方言，也充满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。在塑造人物的具体方式上，作者非常善于设置对照组，表现个体前后的思想改变及人与人对待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。周飞扬的成长无疑最具有代表性，他由一个不能吃苦的“妈宝男”转变为有气魄、有担当的基层干部；周飞扬前后交的两个女

前者认为扶贫与己无关，后者则身体力行，从北大毕业后毅然回乡支教。通过对比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，下乡扶贫作为成长磨刀石的功能也充分体现出来。作者是带着人性的温度塑造人物的，既能包容周飞扬、赵商祺等青年人身上的缺点，又能在对农村二流子赵二狗等特殊群体批判之余给予同情。

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小说，《故园的呼唤》通过人物成长结构小说，但与玄幻、仙侠、历史架空等作品中人物的成长套路明显不同。这些幻想类小说中的主人公通过形式多样的“金手指”，打怪升级、飙升功力、加官进爵、开疆拓土，这种写作模式虽然给读者带来了“爽点”，但毕竟是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想象性满足。《故园的呼唤》的主人公不是“玛丽苏”、“杰克苏”，他通过“发现问题——解决问题——思想提升”的途径实现渐进式成长，虽然读者不那么“过瘾”，但真实沉重、踏实动人。

《故园的呼唤》以积极正面的严肃态度重塑了年轻人的价值取向，即只有把个人的梦想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时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个体的人生也才更有意义。《故园的呼唤》是一部“主旋律”作品，但它不是“时代的传声筒”，也不是政策宣传的“复读机”，它讲述了一个生动感人的中国扶贫故事，孕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情感。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塑造一个脱离现实、理想化的扶贫英雄，而是从反面呈现出人的自私天性，并以此观照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。此外，小说高度肯定了实践的重要意义，实践锻炼人，改变人，是脱贫攻坚、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。在此基础上，小说还否定了“丧文化”、“佛系青年”等消极的价值取向，它帮助青年群体摆脱了历史虚无感，强化了责任意识；更重要的是，它打破了个体与集体间的对峙局面，不再是为自我放弃集体，也不是为集体牺牲自我，而是找到了集体与个体

间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可以说，网络小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重塑人生价值的重担，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网络作家群体的付出。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，如把个人命运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，《大江东去》，反映山村支教的《关山度明月》，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《天下网安：缚苍龙》《黑客诀》等，它们从不同角度弘扬“正能量”，将网络文化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引导。

《故园的呼唤》所具有的独特性显示了它区别于一般网络小说的文学品格，如果将其放置在网络文学发展的格局里，也能看到它对网络文学所作的贡献。

在功能上，《故园的呼唤》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政策施行之间的联系，为扶贫工作贡献了真实可行的参考资料。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功能是发现问题、“引起疗救的注意”，并不以解决问题见长，《故园的呼唤》却有着强烈的现实参与热情，在文字实践中探讨攻克扶贫难题的方法。在费孝通看来，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是一种“差序格局”，是一个“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”，每个人在土地上能够自食其力时，和别人的联系是后起和次要的。只有打破这种以自我为根本的所谓“差序格局”和小农意识，才能改变乡土中国的贫困局面。小说的主人公不仅实行了修公路、翻盖学校、搞厕所革命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举措，还成立了“白云村高山茶园有限公司”，因势利导打造茶叶种植产业。显然，作者是从经济学、社会学的高度看待扶贫工作的：单纯的补贴性外部帮扶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法，只有提升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，即依靠产业扶贫、开发式扶贫的策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惟其如此乡村才能够振兴。因此，《故园的呼唤》为现实题材的网络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向度：网络小说既可以表现复杂的社会矛盾，也能够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。这种拥抱现实的热情在林海听涛的

网络小说《我们是冠军》里也有体现。面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困境，作者从资本投资、教练选拔、体制改革等多个层面贡献了解决问题的智慧。可以说，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的大背景下，网络小说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在题材上，《故园的呼唤》是中国传统乡土小说的当代接续，为网络文学与传统纯文学的融合提供了可能。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先驱们的重视，并在王鲁彦、台静农等作家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。网络小说以读者为中心，注重趣味性、娱乐性，要么把叙事重心放在幽渺玄虚的异时空，要么是绚烂多姿的当代都市生活，很少涉足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乡土世界，《故园的呼唤》接过现代乡土写作的接力棒，深入到中国当代农村的角角落落，大大开拓了网络写作的文字版图。同时，小说在讲好故事的同时，没有局限于“描写农村现实生活”的表相，而是注重探讨贫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刻画出“不完美”的扶贫干部，因此实现了网络小说与严肃文学的雅俗共融，提高了网络小说的艺术品格。

在叙事上，《故园的呼唤》打破了网络小说个人主义叙事的藩篱，引发读者对启蒙、国家民族意识等宏大叙事的思考。翻开中国新文学史，注重表现整体性、宏大性、普遍性，以启蒙解放、国家民族叙事、阶级革命为表现主题的“宏大叙事”曾长期占据文坛主流位置。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反映土改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《暴风骤雨》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“三红一创，青山保林”，都承载着关于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。《故园的呼唤》把个人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扶贫事业紧密相连，其叙事视野、思想格局显然高出一般的网络小说。总之，以《故园的呼唤》为代表的网络小说讴歌祖国、服务大众、塑造新人，在坚持网络文学特色的基础上，实现了与现实题材的有机融合，正不断将网络文学朝着主流化、精品化方向推进。



# 与时代脉动合拍共鸣

——以蔷薇《晚妮》为例 □许潇菲

在时下涌现的众多聚焦农村题材的网络创作中，能做到与乡村发展同步、反映农村变革，同时具有思想厚度、历史深度的网络小说屈指可数。大多数作品仍停留在农村草根青年通过修炼秘籍、天生异能等命运意外的垂青，实现人生逆袭的套路写作层面。这些小说有着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，对鼓励农村青年奋发图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，但从根本上看，却是对城乡贫富差距的简单化处理，是对近年来农村变革发展的忽略，缺乏反映现实并最终推动现实的责任感，更难以承担回应时代召唤的使命。

即便如此，仍有许多网络文学作者不断尝试对乡村题材深耕挖掘，涌现出一些具有精品潜质的佳作。如月斜影清的《我的塑料花男朋友们》，秉持着“扶贫先扶智”的核心思想，聚焦成都山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，成功做到将“网感”与乡村教育结合。莫贤的小说《稔子花开》以广东湛江为写作背景，讲述毕业大学生如何运用先进的经营理念，利用本土农作物桃金娘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。这些作品通常以小人物为切入点，从多重角度描写乡村从落后到振兴的奋斗过程，展示新时代的农村面貌。相比较而言，蔷薇的小说《晚妮》在内容上则有着更为丰厚的内涵，它以自强创业的农村女性为主要视角，在脱贫致富的故事中揉进传承民俗文化的主题，用开阔的视野凝视近10年来我国波澜壮阔的乡村变革。

从故事内容来看，《晚妮》的叙事时间横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1世纪初，着重叙述了晚妮从被拐卖的孤儿一路成长为商业巨擘的传奇人生，穿插以传承国粹、爱情纠葛、智斗反派等支线，情节简洁明了，内容却丰富多姿。与其他动辄数百万字的“大部头”网络小说相比，《晚妮》的体量显得极其“轻盈”。少了不必要的注水，减去了冗杂拖沓的剧情，在短短的百章之内，将晚妮与铁成、春生二人的情感矛盾，与赵家的恩怨情仇，与半香的母女情缘描写得有条不紊，异彩纷呈。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晚妮这位坚韧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。她是忠贞不渝的爱人，是胸襟宽广的母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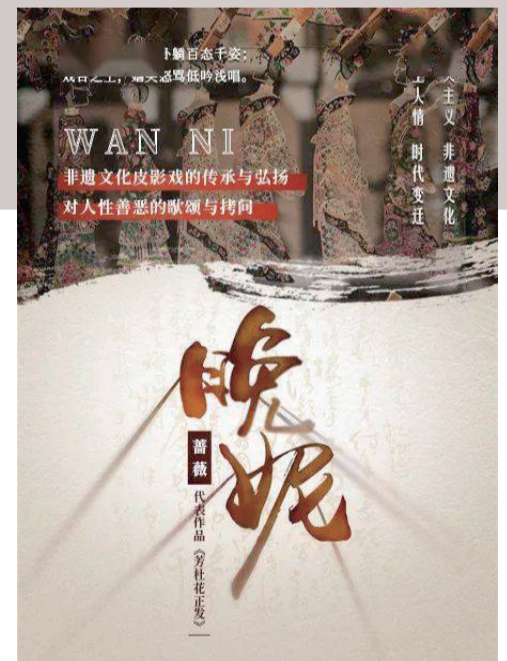
是鞠躬尽瘁的老师，是雷厉风行的女强人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发扬者。她饱尝生活的磨难与命运的嘲弄，也凭借智慧成就一番事业，但无论身处顺风还是逆境，晚妮都处之泰然。在小说结尾，她毫无保留地将所有的事业托付他人，只身抱着春生的遗照返回家乡，回到最简单平淡的模样。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”晚妮始终秉持的善良与宽仁让她处变不惊、笑对风雨，这种性格正与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高贵品格一脉相承。她那勤劳质朴的本质，更是中华民族亿万辛勤耕作的农民缩影。

作者蔷薇的文笔同样带有泥土的气息，清新质朴。小说以简洁流畅的叙述性语言为主，很少见大段的描述或者心理描写，这对作者把控细节的功底有着极大考验。在晚妮误认为自己身患重病，选择隐瞒春生独自逃婚时，作者写道：“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步履越来越沉重，晚妮身上的力气几乎被抽空了。她嗓子干哑，望见村口的那棵老柳树，憋了一早的泪水才夺眶而出。”简单的三言两语，却包含着紧绷到放松、压抑到释放的情绪转变，虽不见细腻的心理活动，却将晚妮自觉不久于人世之悲凉，与背叛春生的深深自责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在柳惠民欺骗半香结婚得逞后，作者形容他那诡秘莫测的笑容“正如挂在天上的月亮，半阴半晴，扑朔迷离”，用难以猜测的月相比喻隐藏祸心的笑容，虽不直言柳惠民的心机流转，也令读者不禁对单纯任性的半香担忧挂怀。小说的地理环境描写同样是一大特色。作为《晚妮》的故事发生背景，河南省在蔷薇的笔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地域魅力。从“妮儿”、“老抬”等亲切平易的方言土话，到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等童谣儿歌，再到“青砖灰瓦、三进三出的院子”、“花团锦簇、灯火摇曳”的花灯习俗，都在行云流水般的白话描写中一一浮现，搭建起一个完整详实又充满风土人情的环境架构。

轻盈的体量、朴实的文笔，《晚妮》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，但这却并不代表小说的内容清淡无味。从被拐卖的“孤儿”，到自高中毕业证成为乡村教师，到富甲一方的商业巨擘，再

到开办皮影戏学校、振兴民俗文化，她的成长历程带有爽文升级般的快感，可读性极强，令人手不释卷。其中还穿插着与无恶不作的赖三、奸猾固执的柳氏、虎毒食子的柳惠民等人的纠缠智斗，使得晚妮的人生跌宕起伏、波折丛生，剧情时而平缓动人，时而紧张刺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爽感非但没有削弱《晚妮》的现实意义，反而贴合近10年来乡村迅猛发展的节奏鼓点。晚妮个人的升级成长是建立在她自立自强、善良坚韧的性格基础上，但更少不了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帮扶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处处充满机遇，国家整体实力的升级也让晚妮、春生、铁成等人搭上时代的快车，在新时代中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。同时，与晚妮突飞猛进的事业相对比的，是她凄美落寞的爱情。她与春生二人青梅竹马，两生情愫，但因造化弄人始终未能成婚，直至春生去世，晚妮才得以排除众议，携遗像一同归隐。这又为小说在爽感之外添上一抹悲剧色彩，使得整部小说内容层次丰富，思想情感真实动人。

《晚妮》围绕着主角脱贫致富的历程展开叙述，但小说对此的表现并非停留在个人经验的层面上，也并未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脱贫，而是从共同富裕、乡村教育等多重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，使得这部小说与同类作品相比，有着难以比拟的深度和广度。晚妮在成功致富后找到失散多年的家人，为了帮助家乡脱贫致富，她首先从交通着手，打通最为关键的一段运输道路，继而因地制宜，对本地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，借助自己的资金优势形成系列产业链，带领全村脱贫致富。《晚妮》还对农村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描绘。铁蛋原本是受生活所迫、当街抢劫的问题少年，在晚妮基金会的资助下成功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却决定放弃留校任教的宝贵机会，选择与两个妹妹一起成为大山深处的山区教师。晚妮自己通过自学高中知识成为乡村老师，为了保护学生横遭车祸，留下终生难以治愈的遗憾；春生屡次黯然回乡，是从农村教师开始做起，才有了重新振奋的勇气。《晚妮》用动人的事例，成功描绘了乡村教师的笑与泪，他们用对播撒知识的过程甘之



如始，也会因不被人理解而苦恼消沉。这是作者对乡村教育事业的严肃思考，也是对脱贫过程中社会细节的凝视。

对优秀民俗传统的继承是《晚妮》的另一大主题。优秀民俗传统扎根于我国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，它们蓬勃、鲜活、接地气，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。《晚妮》的作者蔷薇是甘肃人，甘肃皮影正是我国成型较早的皮影戏之一，具有生动灵活、艳丽剔透、张力十足的艺术特征。小说中，晚妮从一位行将就木的老师傅手中接过即将没落的皮影技艺，在深深着迷后决定要让其流传后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晚妮对皮影戏并非是非纯粹的“拿来主义”，而是进行创造性的继承。她将其与当下流行的卡通人物形象相结合，赋予皮影戏崭新的时代特色，也吸引更多的新生代力量学习、欣赏皮影戏，从而将他们培养成传承民俗文化的主力军。晚妮甚至带领团队出国演出，让皮影戏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舞台。皮影戏元素的加入使小说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情，呈现出西北地区独有的迷人魅力。

《晚妮》首发于火星小说网，截至本文写作时，已有20余万的推荐票，高居月票排行榜第二。评论区内是众多书迷对晚妮命运的唏嘘感慨，对半香、春生、铁成等人物性格的热烈讨论，

对文中所提到社会环境的客观评价。“文风细腻、文笔精彩”，是读者对这部小说由衷的赞誉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它已臻完美的境界。小说的部分情节显得较为生硬，如幼年的晚妮与春生奇迹般的重逢、始终作恶且阴魂不散的赖三、晚妮与失散多年的胞兄偶然相认等剧情，都缺乏合理的解释，这无疑会削弱原作的现实批判力度。此外，较短的篇幅让作者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做出取舍，因此在突出主线和主要人物的同时，不可避免地缺失了一些必要的细节支撑。

经济发展离不开对乡村的支持帮扶，文化的振兴也离不开土地的滋养。作为一部优秀的乡土网络小说，《晚妮》与时代脉动合拍共鸣，在看似平凡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内在的审美肌理，直击农村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。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，把握乡村在历史舞台上的风起云涌。依托宏大的历史框架，《晚妮》还注重描述个体在集体中的奋斗，聆听生命的低语。它用文本实践表明，一部优秀的乡土网络小说，作者不仅需要拥有出色的写作技巧、成熟的人生观念，还要具有宽阔的时代视野、充足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在俯视大地的同时仰望星空万里，在无限贴近黄土的同时描绘时代的蓝图。

